



桃花潭行

合肥 苏天真

时过三月，空气中依然散发着残冬的冰冷，时而有不知何处飘来的花香，和着新翻的泥土味，沁人心脾。冬末又初春，乍暖还寒这样的日子里，我因采访来到泾县桃花潭。一下车，我便溶解在绿意空濛的意境里。若不是那曾经布满太白先生脚印的山阴道，那蒙蒙烟波，青黛远山，田畴碧水，桥亭村落，十里桃花，万家灯火的世界，让我永怀久织的敬仰，绕过春和景明，沿着湿润而古老的青石板，抵达你的面前。

站在怀仙阁，时近黄昏。日头如一张少女的脸，潮红渐次退落，在较远的群山间慢慢腾腾被峰峦吞噬。

脚下，山脉逶迤磅礴之北延，青弋江穿山破雾而至，在桃花潭镇拐了90度的弯，桃花潭静卧此处，像婴儿沉睡在群山的深情怀抱中，怀仙阁护其幽静，潭中水雾迷蒙，除了水鸟在灌木丛中发出清亮细密的声响，此刻四野俱寂。在山峰与树丛之间，石板道像一条细流，曲折起伏。此刻，我把自己看作是一条无忌的鱼，率性地游弋着。山路小径被一行行细密的水竹林环绕，透过油绿的竹条，极目远眺，踏歌岸阁、翟村老街在落日余晖下，粉墙黛瓦，泼墨而来。远处旷野大片的油菜花正在争相吐蕊。一农人，肩扛犁犁，吆喝一头牛向村庄走去。倏忽，几只水鸟从头顶掠过，带着天空的惊悚，让原本沉闷的潭江生动起来。行走在两岸，如同走进一首古朴而童谣的诗里：一望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门前六七树，八九十枝花。

从怀仙阁向北拾阶而下两百米，中间要经过一座老旧的提水泵站。去东园古渡、万村桃溪，我要亲见汪伦踏歌送别李白的地方。这条沟壑留下游人的足迹并不多，靠近渡口有一段石子路，布满了鹅卵石和茅草。小径更深处，一棵藤蔓间居然同时绽开了一行粉色的小花，每一朵喇叭口次第朝天，如同姐妹，情深意重，互相扶持。这景致，让人百感交集。暮霭渐行渐沉，远远地，蟋蟀们开始在草丛深处鸣叫，银铃般的声调抚慰了多少旅人焦虑疲惫的内心。那苍黄而依然蓬勃着一年复一年的茅草，犹如蓄积着全部纳故吐新的千年故事。

一诗一潭，诗潭生辉。潭江之美让一切文字都失去了神采，亦如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这是皖南的氤氲漫漶的静美，有着音乐般的旋律和节奏。一个清静本然，自有“枯藤，老树，昏鸦”，也是“小桥，流水，人家”。诗仙太白映照的桃花潭，烟云四合，石壁耸峙，青山如黛，幽溪细路，茂林修竹，平沙落雁，渔歌唱晚，仿如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

《泾县志》桃花潭记载“层岩衍曲，回湍清深”，“清冷皎洁，烟波无际”。峭壁古藤缀拂，烟雾缭绕，朝阳夕辉，山峰倒影，渔舟唱晚，尤显旖旎。驾一叶扁舟泛游其上，一篙新绿，微波涟漪，足见“千尺潭光九里烟，桃花如雨柳如绵”……晨雾是水墨皖南，诗画徽州的序曲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，一眼千年。历史跟着拐了一个弯，借助青弋江定格在桃花

潭。唐天宝年间，桃花潭豪士汪伦听说李白在池州秋浦，便修书邀约诗人来此畅叙友情，曰“先生好游乎，此处有十里桃花；先生好饮乎，此处有万家酒店。”也许是被友人的真挚有感动，也许是一时沉浸莽撞和懵懂之中，诗人避乱游历，与桃花潭赫然相遇。便有了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千古绝唱，从此，怀仙阁、彩虹岗、东园古渡、万村古街、义门、万象阁、江上草堂承载岁月的包浆，显露出温存的幽光，含蓄温润，如谦谦君子，如沐春风。晚灯次第亮起，我脚踏进大唐，桃花潭静卧在群山叠嶂的怀里，谛听千年的风声。

而我的另一只脚，遗失在桃花潭畔，和诗仙踏进同一条河流。

履至终点，顿无俗声。怀揣恹恹，在几株古老的枫叶下，我所见的镜像，又河被大坝拦腰截断，形成飞流直下的瀑布，轰然跌落在十几米深的深谷中，咆哮如雷，浩浩荡荡汇入桃花潭，有风沿着沟谷在我脸上搜刮，似乎是从久远的大唐而来，我淡忘了自己，脚步随风的摇曳，伴着湍急的溪水，不由自主地向下游挪了百米，目光被渡口那阔大、空旷、死寂所困，唯有一只乌篷船孤零零地、静默地坚守着，只不过，时间穿越千年，因为这船，东园渡口，踏歌岸阁，怀仙阁、万村、翟村，更有这桃花潭始于《赠汪伦》而名扬天下，让人念念不忘。

在桃花潭，甚至整个皖南，河流溪壑纵横，捭阖风生水起，就像永远拉不完的大幕。雄浑壮观，溪流险滩河流就是诗人，一有机会就会诗兴大发，滔滔不绝。溪涧就如一个个父亲，那一座座山峰就像母亲舒缓的乳房，育化着这片山水田园。在桃花潭东北6公里处的琴高山，本地人称狮子山。独峰突兀，豪气苍茫，恰似雄狮卧在远古。山腰间“饮歌台”曾是李白与汪伦饮酒放歌的憩园。李白风流倜傥，才情滔滔，汪伦甘胆侠义，豪情万丈。青山葱绿，碧水无涯，像是一场欢乐嘉年华在内心狂舞，亦如诗仙巨笔在，词醉潭江又一章。

浮云悠悠，绿水潺潺。书馆里学子们轻盈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已经淡去，他们已经脱离了红尘，我们却仍然在这里流连往返。

身处红尘之中注定和大千世界中的人和事相遇，站在书院二楼66米长的《新富春江山居图》前，两眼有金字在泛光——开卷描绘从千岛湖到钱塘江百里富春江两岸坡岸水色，远山隐约在连绵起伏中，群峰竞秀。那茫茫江水，天水一色，一桥飞架，那高峰突起，远岫渺茫，丛林茂密。村舍、现代建筑点缀山壑间。水坝突兀，水中则游船如织。山和水疏密得当，层次分明。所谓水旷、山远、林幽、石秀的全息式山水长卷，足可媲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此刻，遇上这样的意境，衬着人的心事悠然自得且暖意融融。

杯酒在手快意吐纳风云，诗境满怀潇洒来去人间。千年的光阴在桃花潭堆积很厚。那是花间词、菩萨蛮、浣溪沙、相见欢；哪里逝者已逝，留者尚留。远远眺望，青山郁郁，潭江汤汤。你看，古诗多滋养人，让你随时生发，感念，感叹……人文绚烂，佛光灿灿，过去现在，一路走来，多少感慨。

浪淘沙·赞名塘誌馆(外一首)

合肥 施家常

群岭万山浓，郁郁葱葱，地灵人杰八方崇。
文武英才皆辈出，秉孝扬忠。
“五德”翠家风，化雨和衷。瓜藤繁茂遍寰中。
昂首圆新时代梦，兴国隆宗。

浪淘沙·施夫俊将军

少年铁军投，为国分忧，英勇善战献鸿猷。
抗击寇寇未停歇，血洒神州。
疆场展风流，生死不愁。离家岂在觅封侯。
业绩辉煌铭史册，彪炳千秋。

闲看中庭栀子花

池州 赵柒斤

五一临近，看到很多朋友即开启“假期模式”，纷纷把出门旅游当作“休假”的唯一方式，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春仲春时分游玩山村时所写《雨过山村》：“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蚕蚕去，闲看中庭栀子花。”诗人从背面、侧面落笔，用“闲”衬忙，透过栀子花之“闲”和农人没有“闲功夫”欣赏，衬托山村人都非常繁忙的情景。这种含蓄不发的结尾，实在妙机横溢、摇曳生姿。

唐德宗兴元元年(784年)，时任滁州刺史的韦应物看到春耕时节田家辛勤劳苦的场景，触景生情地写下的《观田家》也突出了“乡村四月闲人少”。“……丁壮俱在野，场圃亦就理。归来景常晏，饮犊西涧水……”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刻画的农忙，既是一年到头，又是从早到晚，突出了时间之长和劳动强度大；也从空间描绘了农事之杂，既有田地、场院，又有菜圃、涧水，诗人用一个“俱”字巧妙地点出了此时的农村忙碌得无一人有空闲，而“就理”两字，农人虽忙得脚板不黏灰，但有条不紊、忙而不乱。这四句虽自然平淡，却达到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效果。

北宋大文豪苏轼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劳动模范，仕途虽总在“屡遭贬谪”与“内调回朝”间徘徊，但他从不忘劳动初心。嘉祐六年(公元1061年)，25岁的苏轼初仕凤翔府判官，遇到大旱，他几上太白峰，带领百姓到道观求雨；在密州，他不仅抗拒了司农寺推行损害百姓利益的“手实法”，还亲临田间地头，带领百姓用“秉畀炎火”之法和“荷锄散掘”之术，火烧、深埋，消灭蝗虫之害，终至“蝗不复生矣”；熙宁十年(1077年)春夏之交，刚赴徐州上任的苏东坡就碰上百年难遇的特大水灾，他将准备逃走的富人赶回城后，就冒雨踏泥泞向驻地禁军求援，率领士兵“持釜鬲以出”，日夜加固“戏马台”，面对连续的强降水，他就在城墙上用茅草搭起“抗洪抢险指挥部”且“过家不入”。

最显苏东坡劳动本色的，应该是黄州和儋州。元丰三年初(1080年)二月初一，苏轼贬至黄州，好友马梦得给他筹集到几十亩蒿草丛生、荆棘遍地的荒地，让他春耕秋种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夫生活。他脱去长袍，摘去方巾，一身农夫打扮，带着两个儿子，躬耕陇亩，挥汗如雨，自力更生。“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。”他给友人写信：“某现在东坡种稻，劳苦之中亦有其乐。有屋五间，果菜十数畦，桑百余本。身耕妻蚕，聊以卒岁也。”他以“东坡”之名，用农业劳动的方式，创造了最繁华的风景。逆境中的劳动历练，使苏东坡到了更加艰苦的澹州，照样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他戴着自制的“椰子壳帽”和乡野农夫开荒种地，自建茅屋三间聊以栖身，风雅之至、风趣之至、旷达之至，可谓天下无敌。